

年夜已泛红,所有事物都那么美好

齐风诗社会员作品选登①

尹 函

鞭炮比海水稠密
燃尽了旧物
燃尽了万千烦恼
年夜已泛红
所有事物都那么美好
旧的伤痕都将重塑真身
我把种子洒向火海
炮声烧红了整个城市
半生的落寞与悲欢
过客匆匆两茫茫,勿相忘

小年辞(外四首) 廖日春

阳光拨开寒雾洒落暖流
光尘舞蹈读书的声
奶奶新贴灶头企盼
出锅的米果升腾四季香
母亲细贴窗花有鱼跳龙门
梅伸出火红的手
想拥抱温暖的家
爷爷与父亲吧嗒着烟
杯杯醇酿孕育千年万语
一块糖醋红烧咬醒春愿景

大寒辞

晨鸟拍打青瓦的陈雪
窗外的梅划拉暮雪
琵琶耕读琵琶的古韵
门前的杏挥手迎送岁月
激流而隐鸭子踏雪上行
霜花委身有新月悬挂
雏菊背驮雪凇
雪絮撞击雪絮碎屑漫天
炉火烫热一壶青酒
炊烟别过苍苍黛瓦
青石板叩音相送
别过忧郁的眼神
披一身密密新衣
循声寻找诗光里的你

一支烟的沉思

吸支烟吧深吸三餐四季
凛冽提不起南阳的温情
青瓦沉默享受家雀欢颂
没有红尘过往寻找解锁绳
围猎心兽的狡诈与乖巧
面具是留给人间千百度
尚在身外向卷云讨处喜好
风轻柔或摇曳树的呼噜
读你千年摸不透
气息湿润撑不住心的燥裂
万语聘过万条汉韵的神梢
故事倾诉踏过青石板痕
形影尾随跳跃着斑斓
路灯窃听闺房私语
黄炉红了,松涛依旧
远山呼喊远山的游子
瘦弱的山路抖动思念
青苔飞度袅袅的云

万丈

和尚老了念叨碎裂香酥
飘扬的须倒刺乏黄的浆
目光如炬透彻远方的佛祖
每走一步,敲打钟的回响
咳嗽,闪过梦境的星光
土地变幻土地的颜色
四季读过时光的梵音
风作伴寻找有缘人的坦荡
水无声浸润土地的宽广
中堂印过虚无的慈祥
抚摸琴弦抚摸千百遍经书
抚摸云,云端的信仰
阡陌,农夫躬匠描绘
粮食,蔬果与作物
一盘释迦牟尼滚落的珠子
弹荡粒粒迷茫的佛光

年

雨雪轻叩陈旧的门扉

窗前的梅摇曳暖流新生
燕子街信越千山寻找阳春
灶虫鸣起锅碗瓢盆奏响
炊烟带不走青瓦厚重
磨坊担起方块絮雪的热
门阶苔藓露湿岁月
时光晕慌错叠村庄酒香
奶奶的咳嗽折断爷爷烟杆
热腾腾汤承承诺春来的念想

乡愁(外一首) 韩红军

新年的钟声在火车站回荡,
汽笛声中,
我寻觅着乡愁的方向
熙熙攘攘的人群里,
脸庞都藏着归家的渴望
我想起了老屋前的迎春花
母亲的叮咛,父亲的背影
家乡的烟火气多浓烈
此刻,无论我走到哪里
那份眷恋与思念
像一盏灯,照亮前行

年

红红的灯笼摇曳
寒风劲吹,今夜无眠
对联写满吉祥烛光照门神
护佑着家国平安
炊烟袅袅妈妈张罗年夜饭
味道在我的心头
那水饺就酒
醉了青青麦苗
此刻大街小巷爆竹声
彻夜不眠

大雪(外三首) 陈晓倩

一张白纸,便可以
覆盖所有的陡峭和污浊
腾空而起的人世间
稍加修饰,便安静下来
烤红薯的叫卖声
掺杂进北风里
吃上一口,心就热乎乎
用这种方式取暖
不止我一人
谁也不愿迈出泥脚印
它的任何部分,拔出的
都是慈悲

时间往事

牵着月光
倚在蘸满梦想的窗前
那时,步履轻盈
连脚印都是坦荡
胡同口的风,依旧
讳莫如深
暗伤和暗香都是暗器
一个让人有口难开
一个让人在劫难逃
夜太重,我们频频举杯
期望,这杯里水流
抵挡人世间的斑驳
抵挡旷野收割后的空寂

小小的我

草籽的一生,并不一定
在莽原
打开结界,是另一处摩天
鹰隼呼啸着
挤进苍天
蝼蚁在悬崖搬运自己
它们微笑着
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有些疼痛刺入骨髓
这并不妨碍
我想做一片安静的雪

茶还温

梅,薄寒中
露着倔强

北风擅长收割温度
在屋外,一直徘徊
变软的磨玻璃恰到好处
把氛围拉满
小小的茶杯,还能
听到沸腾的声响
一千朵浪花彼此揉碎
我们都有前世的战马
此刻,只想握手言和
不是简单地叙旧
磕碰的人间早已白头
复盘那些碎碎念
就此,一饮而过

抱着雪花取暖的人
(外二首) 栾海莲

“豆腐,豆腐”她大声叫卖
手推车上,新的冰凌正在不断生成
脚底很滑,必须用全力稳住车
嘶哑的声音,一出声就会有人聚过来,热的
冻的,半冻未冻的
下雪天,往往最好卖
她会挨家问“要一块吗?今天的嫩”
一路问到河东,问到城郊
到天黑,只看得见一些雪
在白茫茫中向前移动,移动

遗忘

如果词语有颜色,它就是漆黑色的
藏在最神秘的孔洞里,不经意间
伸出锯齿的舌尖,割裂,蚕食,吞噬
重复的动作,摆动的幅度
极少发出声音,像失语者行走
在黑森林
她是遗忘最多的,脑空间
无数的洞口整齐排列,想出什么
就吞咽什么,祝祷,祈求,爱情,春天
空出的部分,被灰白替代
旧课本上说“锄禾日当午”
这是她唯一留住的,从此再也没有停下来
丈夫,孩子,先后离开
泪水干枯,在遗忘的孔洞周围
埋下唧唧呀呀的吃语

明月之匙

等待者,坐在葡萄架下
桂树下,荷塘边
等月亮打开时间之门,打开遗忘,历史,和锈迹斑斑的往事
它是唯一的钥匙
一直走在锁孔的背光面
铁质的斧头,落在晚钟的余音里,悬廊静谧,草木生辉
从中秋月走出的故人,会在弯月中重新隐匿起来,留下锋利的尖角
和凹陷,在空荡中继续飞奔

岁末感怀 李平

新年的钟声一响
似乎,我又老了些许
日渐稀疏的头发
风中凌乱想牵住飞舞的雪
而火尚未熄灭,胸中余温
仍在暖一杯回忆的酒
饮不尽的激情
总是残留在杯底
即使步履有点蹒跚
还是想牵你的手
去走万水千山

西风过山岭 万柏春

一些细小的枝条坠落
呻吟在我经过时无比清晰
城墙上又加了几块砖
似乎成为新的沉默的理由
很多时候我望向窗外
建筑与包裹严实的人
没来由让人心疼
大山沉默望着结冰的河流
浩荡的心事在石头表面
看不到任何痕迹
枯萎的植物临走时发出了还会回来的誓言
西风是冬眠最好的催眠曲
醒来时不会迷失方向

过大年 宝习

街头巷尾的红灯笼
点亮了岁月新憧憬
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家的味道温暖心田
饺子包着幸福
年糕粘着吉祥
团圆的喜悦洒满人间
过大年,时光也变得温柔
新年的钟声伴着烟火
祈愿在杯盏中摇曳
梦想从这里开启

晚秋 赵新平

站在秋阳里,周身宁静
遍地金黄尽收眼底
需要怎样的淡定和从容
才能锻造如此的空前盛景
唯有秋色,津了一层盈盈的霜意,依然鲜活,斑斓
将落叶捧在手心,一颗心
瞬间被遥远的风声洗礼
深情的晚秋光芒四射,又亲又暖
你看,季节走到末了
真正让人留恋的,还是可珍可贵的山水自然,那么美

昼与夜(外一首) 宋广吉

昼与夜,在长空中
世界袒露在岁月的切片上
后来人的显微镜下,疏影横斜的几枝黑白线条勾勒出
几许历史,光影中对望
揭开曾经探寻东流水之源
满载几担丰功与惆怅
舟横舟覆几卷汗青,明月从来不语,沧海依旧笑红尘
掩书,此刻远山如黛
缘知笔墨纵情,不忘继续
小桥流水,更无关昼黑夜白
平仄悲欢间,自有清风

路过江南水乡

路过江南水乡,一叶扁舟
敲醒晨曦,划皱愁愁湖的年轮
采莲人踏歌正近,耕耘在湖池涟漪,躬身抚触一枚枚大地吐出的白玉街珠
载一舟丰收,归至梧桐巷
蝉翼风蚀在凋零,流淌声随秋风远,多少回笛胡和声,寻寻觅觅曾经一声雁鸣,炊烟晚来
谈笑间四季三餐,代代薪火
是谁起舞弄影,隐现在伊人河畔

除夕夜(外七首) 肖尹大卫

大大的红灯笼高悬夜空
过门钱随风摇曳在门楣下,多像伸出一双双热情的手,欢迎每个进出的乡亲

农家院中央的供桌上,俺爷俺娘摆满各种祭祀应用品。三炷香燃起,俺爷一次次走出屋门给天地神三界的诸神先祖斟酒敬酒
然后,我们一起恭恭敬敬跪地磕头
感恩上天礼敬岁月
然后,我们一家人进屋团团圆圆
围坐在餐桌旁喝辞岁酒,品尝
爷娘亲自下厨做的年夜饭,我们
推杯换盏,一起谈说一年里的收获
得失,一起在欢声笑语中观看春晚的现场直播
此刻,一家接一家的烟花爆竹,在
孩子们的大呼小叫声噼啪炸响

我们在新年的钟声响起,亦在
“又长一岁”的感慨里彼此恭贺:
蛇年大吉,万事如意

十点五十一分的冬阳

十点五十一分,冬阳淡淡地普照阳台,我端坐一隅,面对面感受它:
在头上,头上热的,在脸上,脸和手亦是热乎乎
此刻我闭上眼,“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不想”
此刻我想到,太阳每天在升起
而我们能有几天这样:静静享受
阳光,周身通泰并悦神?
而一旦感悟到这些,它的重要性不用赘言:博爱,奉献
美和须臾不可离立马高大起来
而中年的我亦在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以及
凡事劳逸结合的部分

大寒辞

一年中的最后一个节气,大寒
在冬阳里浮现,淡淡的光覆掉350个日子
以及,我们大人背后每一个忙碌的身影儿
大雪一直没有来,大寒亦是。不大冷的三九
悄悄让阴晴天、冬雨日替代
伟人的话在这里重演:不是西风压倒东风,
就是东风压倒西风
“晚来天欲雪”
每天,在期待中去去来来
此刻,中年的天空里,所见和阅历的都太多
我们在感恩中善待每一次。善待
每次遇见,每次得失,以及每次的顺流逆流

窗外

大寒次日出门,我看见车里自然气温升到8°,垂柳路上垂柳静默。枝条偶尔摇曳
年终
这个本来最冷却不寒的日子
此刻,我和它面对面,谁也没有开口
窗外

时光总领先我们一步抵达此刻,大地万物与我提前感知到一些
冬去春来

此刻

冬日里某日刚冷
某日不冷。此刻,我几乎每天到阳台上晒太阳
追逐阳光,中年开始修补自己,而忽略窗外冷不冷
上午,我去了趟县城中心医院
老家的一位本家大叔几周前做了胃肠手术
两周前,我参加小学同学女儿的婚宴
一场悲忧,一场欢颜的中年
这样的场景不再陌生
此刻,没有来电铃声响起
我晓得:远方近处皆是安好

今天,腊月二十二

今天,2024农历腊月二十二
再过7日,就是除夕——
每个中国人辞旧迎新
团团圆圆时刻
彼时是2024龙年的最后一天
而它的下半夜,加上未来第8日的白天和上半夜
却是2025蛇年的第一天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
而它,同样有个最为隆重
世人高高仰望的名字:春节

想起小时候的村庄,及其他

那时候,我们都是孩子
庄前庄后的河滩,河里场院,砖厂,南坡崖根下
新翻耕过的秋田,甚至八九米深的土井都是我们疯玩的欢乐园
村庄不大,杂树多,街巷也多
每家的院子,街巷旁
闲置的园子里旺长梧桐榆树,楸树,槐树,杨树以及更多叫不出名的树
树和树荫看过我们光背爬树掏鸟窝,它们不跟不知好歹的我们一般见识

悄悄呵护我们
许多次的冒犯与不恭
庄前的河,哗哗流淌过四季,不知疲倦
我作为河的一部分,我已经流淌蜗居县城的30年里
这条发源王坟的大石河一次次
流进中年的梦里,后浪逐前浪,依旧哗哗
奔向东山下

期待一场雪

我们隐现在奔波忙碌里
年初如此,年底亦如此
日出而作日落而不息,似乎没有多少改变
窗外的天空,我们看见和经历过太多,以及继续亲历着
各种天气的去去来来
我们中年的日子早已懂得
顺其自然和直面
我们在好天气里感恩,在坏天气里咬紧牙关
默念“如果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譬如,此刻
我看到灰蒙蒙的天,期待一场久违的雪